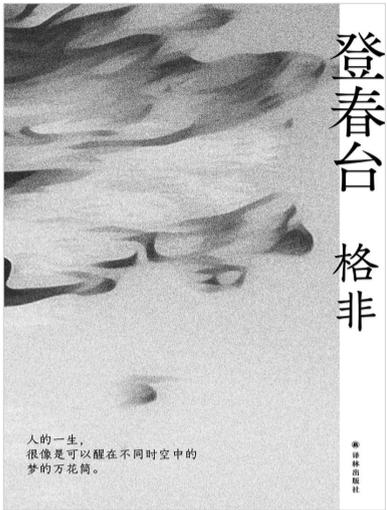


不放弃现实,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反思

茅奖得主格非全新长篇《登春台》出版



登春台
格非

人的一生，
很像是可以醒在不同时空中的
梦的万花筒。

3月20日,正值春分,茅盾文学奖得主、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的最新长篇小说《登春台》正式面世。

故事以1980年代至今的四十余年为背景,聚焦四个人物的命运流转。他们之中,有老有少,有男有女。他们来自江南的苕溪村、北京的小羊坊村、甘肃的地坑院洞穴、里下河平原的小村庄,并在北京春台路67号有了命运的交集。书中延续了格非创作脉络中对现代文明的关切,以小说的形式,进行广泛精微的中国社会考察,对人类和自我等命题做出哲思性探讨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陈曦

希望把四个不同的故事写成同一个故事

小说故事是从1980年代开始讲起。沈辛夷、陈克明、寰宝庆、周振遐分别从江南的苕溪村、北京的小羊坊村、甘肃云峰镇、天津城来到北京春台路67号,他们供职于同一家物联网公司,又在若即若离中,展演着自己的故事。处于江南乡村家庭漩涡中的沈辛夷,在逃离与顺应中进退维谷;深爱妻子的陈克明,却不可避免地陷入出轨的危险之中;阴郁的野人寰宝庆,始终握着自己的秘密,在人群中独行;业已退休、烹茶养花的企业家周振遐十分确认自己正处于幸福之中,对死亡的恐惧却依旧与他如影随形……

小说以四个人物的姓名为题分为四章,讲述各自的故事,并在头尾接续序章与附记两个部分。四个人物的故事既相对独立,又彼此联结。随着四人的讲述,故事渐渐拼凑成全貌,带读者离开地面,回望时代。

格非在接受访谈时表示,作品最困难的部分首先在于结构,而不是故事情节。他不愿意把一个故事从头到尾地讲一遍,当然也不愿意将它写成“系列小说”。他希望把四个不同的故事写成同一个故事,让各部分彼此镶嵌在一起,同时不去破坏每个故事自身的明晰性。

《登春台》问世后,受到文学界、评论界和读者广泛好评,目前已迅速加印,并成功入选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,荣登2023《收获》文学榜长篇小说榜、《中华读书报》月度好书等多种重要媒体榜单。作品还被《当代》《作家》等权威期刊转载。

在持续的困境中辨认自我与世界关系

《登春台》的书名取自老子《道德经》第二十章:“众人熙熙,如享太牢,如登春台。”喻指一种盛世气象,又暗合了小说开篇俯瞰众生、凝神沉思的视角。全书延续了格非创作脉络中对现代文明之下的个体的关切。作品中的人物都身处现代文明进程中,面对着时代的巨大变幻。人流如潮水般漫上街面,列车极速狂飙突进,巨量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填满生活的缝隙。

格非希望在小说结构背后传达出有关当代人的欲望、情感、彼此关联、时间危机、生存困境等方面的思考。

他说,从1980年代至今,中国社会正在以比较特殊的方式迈向城市化。在这个过程中,乡村与城市的因素叠加起来,与整个世界的进程缠绕在一起,构成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。人心和欲望的变化,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。在过去,就像在莫言小说中得

到充分表现的那样,欲望意味着摆脱饥饿和匮乏,而在今天,欲望更多地被形形色色的流行文化所界定。举例来说,在乡村,几代人可以同穿一件大衣,没有什么东西不是“旧”的。旧物中包含着特殊的记忆和情感。但今天,我们的衣物远未变旧,新的款式就已经要求取而代之了。当然,我们今天的欲望也已经被符号化了。驱动欲望的不仅仅是匮乏,更多的是过剩性的文化想象。

评论家陈培浩称:“《登春台》最令我触动的是不放弃现实、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反思,在持续的困境中辨认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姿态。”

别样的哲学意蕴和文体的创新可能

《登春台》以小说的形式,进行广泛精微的中国社会考察。在故事的叙写中,格非凝现代人的情感变迁,探索了亲子关系、两性关系、今我与故我的关系等多种情感命题,以一位作家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浩瀚哲思,为现代文明进程留下了可资参考的精神文本。而小说在故事之余,还存在另一层与以往文本不同的哲学蕴藉。如评论家毛尖所说:“他更自由,更哲学。”这种自由与哲学,散落在小说的各个角落。

小说的核心地点春台路67号是一个带有深层寓意的物联网公司,而小说的结构是一个层层嵌套,可以形成闭环的圆;故事里有一个专门讨论哲学的读书会明夷社,对哲学兴趣浓厚的创业者蒋承泽,充满行动力的植物,更不用说行文中多处出现的关于存在与时间的省思。

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民安认为:“《登春台》有尼采意义上的永恒轮回式的时间结构,也有拉图尔意义上的‘行动者网络理论’的空间结构。连植物都是行动者!如今,物联网不仅是一个公司,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法则。”这一层哲学意蕴,也正是格非不断对现实进行反思,在持续的困境中辨认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姿态的体现。

但这一层哲学蕴藉却丝毫没有影响小说的流畅与可读性,许多读者反馈,这是一个可以“一口气读完的”精彩故事。这也是格非在反复修改中希望呈现的效果:使人物故事与哲学意蕴圆融为一体。如同书评人俞耕耘所说:“《登春台》承载格非对人生况味,生活境遇的深沉涵咏。抒情风致,田野乡间,废窑花院,古寺深宅,大有梭罗、爱默生自然文学的质感肌理。其用散文笔法写故事,并不依赖戏剧性事件,而是有‘过生活’的纪实节奏。这种匀速的原样主义,给小说带来切己体感。”这样一种尝试,为小说这个体裁带来了一种新的文体可能。

新书推荐



2024年1月
江苏人民出版社
蓝勇著
《水润华夏大长江》

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、生命河。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,长江通过其干流和众多支流将东西南北的资源、文化融通在一起,同时吸收外来文明元素,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生命力。特别是近一千年里,中国经济、文化重心完成东移南迁,长江已成为中国的核心河。

历史地理学家、西南大学教授蓝勇,生于长江,长

于长江,又研究长江。在这本汇集数十年研究心得的书中,他用史学家的贯通眼光、文学家的丰沛情感、旅行家的广博见识,详细梳理了长江的地质历史、文明起源和千古兴衰,全面介绍了长江独特的人才、城市、饮食、民俗和交通等文化以及自然景观,在自然与人文、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,从比较的视野重新思考了长江文明在世界文明和中华文明中的定位。



2024年3月
译林出版社
伊北著
《花路》

《小敏家》《熟年》之后,伊北再写当代都市生活。本书围绕着三位外地在京女性的生活半径,探讨当代女性在家庭、生育、职场中面临的困境。杜冬爱与刘晓芸是师姐妹,也是闺蜜,她们都是八零后,毕业后成功留在北京。在家乡人眼中,她们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但是早年离异的冬爱临近四十,面临生育临界年龄,能不能要孩子,要不要做母亲,留给冬爱的时间不多了。晓芸则是在家庭

中倍感窒息,比起加载她身上的重重身份,她更想做自己。九零后问儿不如表姐们幸运,在家乡愈挫后,来到北京,寻找爱情与机会,然而也并不顺利。

三位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,都选择了主动出击,不管生活多么具有戏剧性,她们都希望能将生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。但是,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,在亲密关系中的,在层层责任的束缚下,她们能否依旧坚持自我,也在本书中得到展现。



2024年3月
浦睿文化·湖南文艺出版社
[美]苏珊·古芭著 张艳译
[美]桑德拉·吉尔伯特著 许敏译
《依然疯狂:女性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》

在开创性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《阁楼上的疯女人》出版40年后,吉尔伯特和古芭再度合作,聚焦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,讲述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浪潮的故事。与19世纪的“阁楼上的疯女人”不同,她们的写作状态更为自由,她们的表达更为直接犀利。书中涉及的人物包括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贝蒂·弗

里丹,诗人西尔维亚·普拉斯,阿德里安·里奇,美国的文化偶像苏珊·桑塔格、琼·狄迪恩,作家勒古恩、阿特伍德、托尼·莫里森,等等。通过梳理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史,作者考察了相关的历史、政治与文化,全面展示了70年来女性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历程,以及与抗争一同延续至今的厌女文化。



2024年2月
理想国·云南人民出版社
许知远著
《意外的旅程》

本套书汇集过去十五年许知远世界各地与中国旅行的随笔。

第一册与第二册为其早年受欢迎的著作《祖国的陌生人》《一个游荡者的世界》的全新修订版,并特别配以同行者的摄影图片。第三册为许知远首次出版的旅行写作,因全球疫情的影响,他意外地不断在夏威夷、日本与马来西亚三地停留和辗转。正是这一“意外”开启的旅程,预言般地成为了这十五年漫游的主调——陌生的,

偶遇的,被推翻的,是重新理解世界和历史的窗口。

十五年的行走,许知远依旧在用犀利、敏锐的眼光试着剖开不同的文化版图,依旧不知疲倦地好奇,观察和理解陌生人的生活,并未丢失在游历中对真实历史的反思(更没有丢失对迷茫不断显现的真诚),他甚至开始对“意外”产生渴望——或许是走了很久,他终于发现,正是这种曾令他不舒适的恒久的不安,才是所有力量的源泉。



2024年2月
浙江古籍出版社
陈水华著
《形理两全:宋画中的鸟类》

在中国艺术史中,“花鸟”成为独立的绘画类别发生在公元10世纪。艺术史学者黄小峰认为,宋代人们对自然的观察越来越细致,宋代画家开始用“写实主义”或“自然主义”的风格描绘动物。他们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花鸟主题传世之作,也为我们留下了宋代的生物学信息。

本书作者陈水华的身份有些特别:他既是一位鸟类学博士,也是浙江省博物馆馆长、研究馆员。因此这是一部由鸟类学家解读宋

代花鸟画的跨界之作。陈水华在174幅宋画中确认了67种鸟类,书中还囊括了101张高清摄影图片,用真实数据做到“形理两全”。他在书中探讨了许许多多有趣的问题:麻雀竟是宋画中最频繁出现的鸟类?老鹰抓野鸡是宋代花鸟画主要表现的主题,为何它的故事性最强?鹤鹑如何成为宋画最常见的花鸟题材?宋代花鸟画家是如何观察鸟类并作画的?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
张垚任 整理